舊五代史

一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漢書六

后妃列傳第一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高祖微時嘗牧馬于晉陽別墅因夜入其家刼而取之及高祖領藩鎮累封魏國夫人高祖建義于太原欲行頒賚于軍士以公帑不足議率井邑助成其事后聞而諫曰自晉高祖建義及國家興運雖出于天意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未能惠其衆而欲奪其財非新天子邺隱之理也今後宫所積宜悉以散之設使不厚人無怨言高祖改容曰敬聞命矣

遂停斂貸之議后傾內府以助之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天福十二年册爲皇后隱帝即位尊爲皇太后（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三百九十）案以下疑有闕文據通鑑云隱帝與李業等謀誅楊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又曰南北遇于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詞理則君臣之禮尙全愼勿輕出帝不從薛史載于李業傳常係史家前後省文

周太祖入京凡軍國大事皆請后發教令以行之是歲議立徐州節度使贇爲帝以迎奉未至周太祖乃率羣臣拜章請后權臨朝聽政后于是稱誥焉及周太祖爲六軍推戴上章具述其事且言願事后爲

慈母后下詔答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亂安定乾坤謳歌有歸曆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茲多難惟以衰朽託于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念深意涕泗橫流云仍出戎衣玉帶以賜周太祖周太祖即位上尊號曰德聖皇太后居于太平宮周顯德元年春薨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二

案隱帝未立皇后據薛史張彥成傳云隱帝娶彥成女楊邠傳云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蓋隱帝在位三年崩時年二十故未及冊立皇后也又五代會要載漢高祖長女永寧公主降宋延渥天福十二年四月封至乾祐二年十二月追封秦國長公主通鑑以永寧公主為晉高祖女蓋誤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宗室列傳第二　漢書七

魏王承訓字德輝高祖之長子也少溫厚美姿儀高祖尤鍾愛在晉累官至檢校司空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高祖將赴洛命承訓北京大內巡檢未幾詔赴闕授開封尹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薨于府署年二十六高祖發哀于太平宮哭之大慟以至于不豫是月追封魏王歸葬于太原（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陳王承勳亦高祖之幼子也國初授右衛大將軍隱帝

嗣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興元尹俄代侯益爲開封尹進位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三年冬十一月蕭牆之亂隱帝崩軍情欲立勳爲嗣時勳已病大臣及諸將請侯勳起居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舁之以見諸將就視知勳之不能興故議立劉贇周廣順元年春卒周太祖下詔封陳王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少從軍漸至龍武小校高祖鎮并州爲興捷軍都將領龔州刺史檢校太保國初爲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義成軍節度使尋移鎮許州加太尉同平章事高祖寢疾大漸楊邠受密旨遣

信赴鎮信即時戒路不得奉辭雨泣而去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師關輔賊平就加侍中信性昏懦黷貨無厭喜行酷法掌禁軍時左右有犯罪者召其妻子對之臠割令自食其肉或從足支解至首血流盈前而命樂對酒無仁愍之色未嘗接延賓客在鎮日聚斂無度會高祖山陵梓宮經由境上信率掠吏民以備迎奉百姓苦之初聞殺楊邠史弘肇遽啓宴席集參佐賓幕令相致賀曰我謂天無眼令我三年不能適意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勸我一杯可也俄蕭牆之變憂不能食尋有太后令言立湘陰公即令其子往徐州奉迎數日陳思讓

卒馬軍經過城西但令供頓不敢出城未幾澶州軍變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領軍赴州巡檢鐸引軍入城信惶惑自殺廣順初追封蔡王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湘陰公贇爲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五色册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明年冬杪有鳥翔集于鮮碧堂庭樹黃質朱喙金目青翼紺趾立尾有類于鳳有賓佐歎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旬日而不知所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五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周太祖駐軍于京師議立嗣君奉太后詔立贇爲嗣傳誥之際馮道笏墜于地左右惡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一馮道至贇出郊迎常所乘馬比甚馴

服至是馬蹄嚙奔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爲不祥（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五）將離彭城嘗一日天有白光一道自西來照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于徐野殷然有聲或謂之天狗後贇果廢死（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

案湘陰公傳原本殘闕今采冊府元龜補之以存大概　五代史補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常有人于龍山得鳥跡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鎮徐州辟爲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于北岡周主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高祖己爲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于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爲長者今一旦返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于禍忠恕竄迹久之晚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　十國春秋湘陰公傳云湘陰公贇世祖子也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

元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二年加同平章事郭威既敗慕容彥超于北郊隱帝遇弑威入京師謂諸大臣密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威不得已見道下拜而道猶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威意色皆沮以爲大臣未有推己意又難于自立因與王峻入白太后推擇漢嗣羣臣乃具奏曰武寧節度使贇高祖愛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百官往迎道揣威意不在贇直前問曰公此舉由衷乎威指天爲誓道既行語左右曰吾生平不作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威已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威以兵七百騎衛贇崇威至宋州贇登樓問崇威所以來之意崇威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威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見贇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步兵爲贇宿衛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瞻視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天子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刼崇威所屬士卒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太原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歸郭氏盡奪贇部下兵郭

威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辭贇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貞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于公耶道已去崇威乃幽贇于外館殺賈貞董裔及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郭威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親近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應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封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卒以殺死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攷證

漢宗室列傳二陳王承勳傳軍情欲立勳爲嗣　案立勳爲嗣疑脫承字册府元龜引是書亦同蓋承勳在隱帝時避御名故去承字也是書仍當時實錄之舊未及改歸畫一今姑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三　　漢書八

王周魏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于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戸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後歷鄧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爲定州節度使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節度使周禀性

寬惠人庶便之開運末杜重威降于契丹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見契丹主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于鎮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沉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祖海父師遂審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北平主簿轉興唐令本府召補牙

職劉守光之僭號僞署兵部尚書燕亡歸于太原莊宗知之用爲諸府從事同光初趙德鈞鎮幽州朝廷以內官馬紹宏爲北面轉運使辟審交爲判官王都據定州叛朝廷命王晏球進討以審交爲轉運供軍使王都平以勞授遼州刺史明年復爲北面供軍轉運使改磁州刺史以母年高去官就養及丁內艱毀瘠過禮服闋不出累年晉高祖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命楊光遠以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爲供饋使鄴中平命審交爲三司使授右衛大將軍六年夏出爲陳州防禦使歲餘移襄州防禦使審交治襄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

降平盧軍爲防禦州復用審交爲防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用軍之後審交矜恤撫理凋弊復蘇契丹破晉審交以代歸蕭翰在都復用爲三司使翰歸蕃李從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以軍事皆不受命尋聞高祖起義于太原史弘肇在澤潞都人大懼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李從益母王淑妃詢于文武臣寮曰予子母在洛孤危自處一旦爲蕭翰所逼致令及此但遣人迎請太原勿以予子母爲事或曰收拾諸處守營兵士與燕軍足以把城以俟河北救應可也妃曰非謀也我子母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衆議籍籍猶以把

城爲詞審交曰余燕人也今城有燕軍固合爲燕謀然事機有所不可此城經敵軍破除之後民力空匱餘衆幸存若更謀之不臧閉門拒守一月之内無復遺類諸君勿言宜從太妃處分由是從益遣使往太原貢奉高祖至汴罷使歸班隱帝嗣位用爲汝州防禦使汝爲近輔號爲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于民百姓歌之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

吏民所請宜依故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刺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而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扑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徇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斂繁

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爲邦本政爲民本和平寬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于令名哉道仍爲著哀詞六章鐫于墓碑之陰焉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武漢球澤州人也少拳勇潞帥李嗣昭倚爲親信事唐莊宗明宗繼爲禁軍裨校淸泰中會晉高祖引契丹爲援與朝廷隔絕遂歸晉祖天福初授趙州刺史入爲奉國軍都指揮使出刺曹州開運初遷耀州團練使高祖至東京授洺州刺史漢球以目疾年高辭郡帝曰廣平小郡卿卧理有餘無以疾辭至郡未期復以目疾請代

而免乾祐二年秋卒于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于撫理常以掊斂爲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有管迴者漢球守郡日辟爲判官及漢球卒于汴迴在洺州未之知一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瞑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唐書有傳唐天祐中承業佐唐武皇莊宗有功甚見委遇瓘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瓘天祐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

無所容恕一姪爲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承業立捕斬之常誡瓘等曰汝東渡村百姓劉開道下賊慣作非爲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瓘所至不敢誅求晉天福中爲密州刺史秩滿入居環衛乾祐三年夏卒于官輟視朝一日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李殷薊州人也自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朝以偏校遞遷歷官至檢校司徒累爲郡守性沉厚所莅無苛暴之名晉少帝禦契丹于澶淵殷典禁旅駕還授鄜州留後俄加檢校太保開運中授定州節度使將行啓少帝曰臣之此行破敵必矣衆皆壯其言及至郡威略無聞敵

再至首納降款後隨契丹至常山其將嘉哩（舊作解里今改）遣殷與契丹首領楊安同拒我師于洺水俄而安退殷以槖裝馳馬遣安安既北走殷匿于丘墓獲免馳以歸我高祖嘉其首赴朝闕及魏州平以甘陵之師乃命殷爲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乾祐初卒于鎮詔贈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劉在明幽州人少有膽氣本州節度使劉守光用爲親信出爲平塞軍使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收爲列校明宗時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

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應順初爲貝州刺史明年移
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淸泰末
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團柏谷路由易州取在明
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奔歸懷州唐末帝令與萇從簡
同守河陽晉祖至乃迎之京都事定出爲單州刺史天
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在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
以功授安州防禦史明年移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叛召
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齊州防禦使青州平遷相
州留後歷邢州晉州留後（通鑑契丹入汴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知朗知州事）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時契丹守中

山在明出師經畧契丹乃棄城而去遂授鎭州留後乾祐元年五月正授鎭州節度使六月以疾卒于鎭贈侍中（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馬萬澶州人也少從軍善水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于河上莊宗于德勝渡夾河立南北寨會梁軍急攻南寨于中流聯戰艦以絕援路晝夜攻城者三日寨將氏延賞告急于莊宗莊宗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游破賊者時萬兄弟皆應募遂潛行入南寨往來者三又助燒船艦汴軍遂退由此升爲水軍小校漸典禁軍遙領刺史累遷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晉天

福二年夏范延光叛于鄴牙將孫鋭率兵至黎陽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領兵渡滑州萬亦預其行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潛通鄴下殺白奉進于牙署萬領本軍兵士將助亂會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亦以兵至諭以逆順萬不得已與順密急趨公府執彥饒生送闕下朝廷即以萬爲滑州節度使而盧順密酬之甚淺居無何晉高祖稍知其事即以順密爲涇州兵馬留後漸薄于萬萬鎭鄧州未幾罷鎭授上將軍以目疾致仕乾祐三年四月卒輟視朝一日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李彥從字士元汾州孝義人父德麟州司馬彥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間高祖典禁軍以鄉里之舊任爲親信國初用爲左飛龍使檢校司空鎮州逐敵之際請兵于朝廷高祖令彥從率軍赴之乾祐初領恩州刺史趙暉討王景崇于岐下彥從爲兵馬都監破川軍有功賊平授濮州刺史治有政能百姓悅之乾祐三年冬卒于郡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二百九十

郭謹字守節太原晉陽人謹少從軍能騎射歷河中教練使晉天福中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禺州刺史三年轉奉國左廂都指揮泗州防禦使歲餘授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兼寧江軍節度使六年從幸鄴七年晉祖崩少帝卽位授彰德軍節度使領軍如故開運初出授鄜州二年入爲左神武統軍三年復鎭鄜州高祖踐阼以鄉國舊臣加檢校太尉移鎭滑臺乾祐初復授彰德軍節度使二年就加檢校太師三年入朝加食邑是歲冬十月卒于位年六十輟視朝二日贈侍中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皇甫立代北人也唐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校從歷藩鎭性純謹明宗深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阼以立爲忻州刺史長興末轉洺州團

練使應順初遷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春移鎮潞州未幾改華州晉天福中授左神武統軍少帝即位歷左金吾衞上將軍累官至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授特進太子太師致仕乾祐二年秋卒永樂大典卷一萬九百七十一

白再榮本蕃部人也少從軍累遷護聖左廂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明年契丹主北去再榮從部帳至眞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契丹帥滿達勒舊作麻荅今改正據甲仗庫敵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爲軍吏所廹乃行翊日逐出滿達勒諸軍以再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東都事略李筠

傳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
後事當議功臣爲之以諸將之甲者爲留後再榮貪昧
無決舉止多疑出入騎從露刃注矢諸校不相統攝互
有猜貳奉國廂主王饒懼爲再榮所并乃據東門樓以
兵自衞僞稱足疾不敢見再榮司天監趙延乂俱與之
善乃來往解釋遂無相忌之意再榮以李崧和凝攜家
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廹崧凝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
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
榮曰公與諸將爲契丹所虜凌辱萬端旦夕憂死今日
衆力逐出蕃戎鎮民死者不下三千人豈特公等之功
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倘有所問何以爲

辭再榮默然再榮又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曾事滿達勒者盡拘之以取其財高祖以再榮爲鎭州留後爲政貪虐難狀鎭人呼爲白滿達勒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斂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周太祖入京城軍士攻再榮之第廹脅再榮盡取財貨既軍士前啟曰某等軍健常趨事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今後何顏謁見卽奮刃擊之挈其首而去後家人以帛贖葬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張鵬鎭州鼓城人幼爲僧知書有口辯喜大言後歸俗唐末帝爲潞王時鵬往依焉及卽位用爲供奉官累監

軍旅晉開運中契丹廹澶州鵬爲前鋒監押奮身擊敵被創而還其後累于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乾祐初授鎮州副使過鄴高行周接之甚歡鵬因言及晉朝傾亡之事少帝任用失人藩輔之臣唯務積財富家不以國家爲意以至宗社泯滅非獨帝王之咎也行周性寛和不以鵬言爲過鵬既退行周左右謂行周曰張副使之言蓋譏令公也行周因發怒遂奏鵬怨國訕言故朝廷降詔就誅于常山時乾祐元年七月也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史臣曰晉漢之際有以懋軍功勤王事取旌旄符竹者多矣其間有及民之惠者無幾焉如王周之閫政審交

之民譽蓋其優者也漢球張瓘抑又次焉是宜紀之篇以示來者其餘皆不足觀也已張鵬以一言之失遽滅其身亦足戒後代多言橫議之徒歟〔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考證

漢列傳三劉審交傳服闋不出累年　案歐陽史作不調累年

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　千人杜重威傳作千五百人

劉在明傳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　案通鑑在明先爲成德軍留後繼授幽州道馬步都部署與是書前後互異

馬萬傳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濳通鄴下殺白奉進于牙署　案是書晉列傳符彥饒以忿爭殺白奉進非

潛通鄴下也此傳蓋沿實錄傳聞之誤通鑑從晉列傳

白再榮傳本蕃部人也　案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四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潘本田家弘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末每七戶出一兵弘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選入禁軍嘗在晉祖麾下遂留爲親從及踐阼用爲控鶴小校高祖鎭太原奏請從行升爲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以弘肇爲都將遙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暉叛以城歸契丹弘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使充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附契丹主命大將
耿崇美率衆登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引肇以軍應援
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翟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
德遣人迎引肇遂率衆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陝
赴洛如歸引肇前鋒之功也引肇嚴毅寡言部轄軍衆
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指
使少不從命引肇立撾殺之將吏股慄以至平定兩京
無敢干忤從駕征鄴廻加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兼鎮宋州高祖大漸與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
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居無何

河中永興鳳翔連橫謀叛關輔大擾朝廷日有徵發羣情憂惴亦有不逞之徒妄搆虛語流布京師弘肇都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畧無顧避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軍吏因緣爲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宋史邊歸讜傳史弘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搆害良善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見止絕論者韙之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爲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士則誣以訛言棄市其他斷舌決口斮筋折足

者僅無虛日故相李崧爲部曲誣告族戮于市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隷者皆以姑息爲意而舊勳故將失勢之後爲厮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孔目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十四萬市得玉枕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于淮南易茗而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殷齎玉枕陰遺淮南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遣捕福殷等繫

之解暉希旨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爲引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引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爲卒可恨可恨引肇所領睢陽其屬府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貪戾兇橫負勢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無所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引肇一境之內嫉之如讎東都事略薛居正傳史引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民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吏鞫之具伏以吏抵法宏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周太祖平河中班師推功于衆以引肇有翊衛鎮重之功言之于隱帝卽授兼中書令隱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

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諸伶官錦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爲國戍邊忍寒冒暑未能徧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官其兇戾如此周太祖有鎭鄴之命弘肇欲其兼領機密之任蘇逢吉異其議弘肇忿之翌日因竇貞固飲會貴臣悉集弘肇厲色舉爵屬周太祖曰昨晨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弟飲此楊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俱飲釂弘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

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弘肇默然少頃而罷未幾三司使王章于其第張酒樂時弘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熟其事而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弘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弘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不校弘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弘肇遽起索劒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下弘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鑣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是將相不協如水火

矣隱帝遣王峻將酒樂于公子亭以和之竟不能解其後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居中用事不悅執政又見隱帝年漸長厭爲大臣所制嘗有忿言業等乃乘間譖弘肇等隱帝稍以爲信業等乃言弘肇等專權震主終必爲亂隱帝益恐嘗一夕聞作坊鍛甲之聲疑外有兵仗卒至達旦不寐自是與業等密謀禁中欲誅弘肇等議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豈可輕發耶更問宰臣等李業在側曰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太后又言之隱帝怒曰閨門之內焉知國家之事拂衣而出內客省使閻晉卿潛知其事乃詣弘肇私第將欲告之

弘肇以他事拒之不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弘肇入朝與樞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坐于廣政殿東廡下俄有甲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弘肇等于閤夷其族先是弘肇第數有異嘗一日于階砌隟中有烟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于弘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周太祖踐阼追封鄭王以禮葬官爲立碑弘肇子德珫乾祐中授檢校司空領忠州刺史粗讀書親儒者常不悅父之所爲貢院嘗錄一學科于省門叫譟申中書門下宰相蘇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珫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

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弘肇深以爲然即破械放之後之識者尤嘉德玧之爲人焉弘肇弟福比在滎陽別墅聞禍匿于民間周太祖即位累遷閑廐使仕皇朝歷諸衛將軍（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　宋史李崇矩傳史弘肇爲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宏肇總禁兵兼京城廵檢多殘殺軍民左右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誅獨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即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爲奸邪所搆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家故吏也爲我求其近屬我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産以付福周祖嘉之）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以吏給事使府後唐租庸使孔謙即其妻之世父也兼領度支補勾押官歷孟華鄆三

州糧料使高祖爲鄴都留守用爲左都押衙高祖鎭太原益加親委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權樞密使汴洛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及高祖大漸與蘇逢吉史弘肇等同受顧命輔立嗣君隱帝卽位宰臣李濤上章請出邠與周太祖爲藩鎭邠等泣訴于太后由是罷濤而相邠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時中書除吏太多訛謬者衆及邠居相位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于一簿一掾亦不聽從邠雖長于吏事不識大體常言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于文章禮樂並是虛事

何足介意也平河中並加右僕射邠既專國觸事苛細條理煩碎前資官不得于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並須給公憑所由司求請公憑者朝夕塡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時史弘肇恣行慘酷殺戮日衆都人士庶相目于路邠但稱弘肇之善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爲宣徽使隱帝與太后重違之私訪于邠邠以朝廷內使遷拜有序不可超居遂止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爲后邠亦以爲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隱帝意不悅左右有承間進甘言者隱帝益怒之（案此下當有缺文）邠繕甲兵實帑廩俾

國用不闕邊鄙粗寧亦其功也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　宣和書譜云邢末年留意縉紳延客門下知經史有用乃課吏傳寫

王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爲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後唐淸泰末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章以本職爲令昭役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之妻卽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爲托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槖駞褚中竄至洛下匿于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爲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祖典侍衛親軍詔爲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

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明年
高祖崩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雍
岐三鎮叛是時契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
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爲罷不急
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
無乏及三鎮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于權利
剥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
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
斗目之謂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
爲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爲陌遂爲常

式歸田錄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以增邦賦曾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閑雜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其意隨事令更添估章急于財賦峻于刑法民有犯鹽礬酒麴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爲姦民不堪命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奬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于事後因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乘醉諠詬而罷章自

是忽忽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弘肇深阻其意而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楊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適戶部員外郎張貽肅羸疾踰年扶病就戮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李洪建太后母弟也事高祖爲牙將高祖卽位累歷軍校遙領防禦使史弘肇等被誅以弘建爲權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及鄴兵南渡命洪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卽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竟免屠戮周太祖入京城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死不從遂殺之洪建弟業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九十

業昆仲凡六人業處其季故太后尤憐之高祖置之麾下及即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恃太后之親稍至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于執政時楊邠史引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墻之變自此而作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自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陜郊其節度使洪信即其長兄也不敢匿于家業將奔太原至絳州境爲盜所殺盡奪而去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閻晉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少仕并門歷職至客將
高祖在鎮頗見信用乾祐中歷閤門使判四方館未幾
關西亂郭崇義討趙思綰于京兆晉卿以偏師攻賊壘
宋史李韜傳周祖征三叛韜從白文珂攻河中兵傅其
城文珂夜詣周祖議犒軍留韜城下時營柵未備李守
貞乘虛來襲營中忽見火發知賊驟至惶怖失據客省
使閻晉卿率左右數十人遇韜于月城側謂韜曰事急
矣城中人悉被黃紙甲爲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辦
奈軍士無鬭志何韜憤怒曰豈有食君祿而不爲國致
死耶即援矟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韜犯賊鋒蒲有
猛將躍馬持戈擬韜韜刺之洞胸而墜又連殺數十人
蒲軍遂潰因 賊平爲內客省使丁父憂起復前職時宣
擊大破之
徽使闕晉卿以職次事望合當其任既而久稽拜命晉
卿頗怨執政會李業等謀殺楊史詔晉卿謀之晉卿退

詣弘肇將告其事弘肇不見晉卿憂事不果夜懸高祖御容于中堂泣禱于前遲明戎服入朝內難既作以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晉卿乃自殺于家（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聶文進并州人少給事于高祖帳下高祖鎮太原甚見委用職至兵馬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歷領軍屯衛大將軍遷領衛大將軍仍領舊職（册府元龜卷七百六十六）遇周太祖出征稍至驕橫久未遷改深所怨望李業輩搆成變亂史弘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作宣詔制置朝廷之事凡關文字並出文進之手明日難作

文進點閱兵籍徵發軍眾指揮取舍以爲己任內外咨稟前後嗔咽太祖在鄴被構初謂文進不預其事驗其事迹方知文進亂階之首也大詬詈之太祖過封上帝次于北郊文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宮中勿憂兵散之後文進召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禍文進奔寘爲軍士所追梟其首（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五）

後贊爲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家生贊從職四方父未嘗離郡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爲內職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抵其第贊不得已而奉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五）乾祐末宰相楊邠

侍衛親軍使史弘肇執權贊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進等搆變既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且防間言北郊兵敗贊竄歸兖州慕容彥超執之以獻有司鞫贊伏罪周太祖命誅之册府元龜卷九百五

十二

郭允明者小名竇十河東人也幼隸河東制置使范徽柔被誅允明遂爲高祖厮養服勤既久頗得高祖之歡心高祖鎭太原稍歷牙職及即位累遷至翰林茶酒使兼鞍轡使隱帝嗣位尤見親狎每恃寵驕縱畧無禮敬與相州節度使郭謹以同宗之故頗交結謹在鎭允明

常膺御酒以遺之不以僭上犯禁爲意其他輕率悉皆類此執政大臣頗姑息之嘗奉使荊南車服導從有同節度使將州縣郵驛奔馳畏懾節度使高保融承迎不暇允明潛使人步度城壁之高卑池隍之廣隘以動荊人冀得重賄乾祐末兼飛龍使未幾與李業輩搆變楊邠等諸子允明親刃之于朝堂西廡下王章女壻戸部員外郎張貽肅血流逆注聞者哀之及北郊之敗允明廹帝就民舍手行弒逆尋亦自殺（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劉銖陜州人也少事梁邵王朱友誨爲牙將晉天福中高祖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乃表爲內職高

祖出鎮并門用爲左都押牙銖性慘毒好殺高祖以爲勇斷類己深委遇之國初授永興節度使從定汴洛移鎮青州加同平章事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每親事小有忤旨卽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者每杖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畏之脅肩重迹乾祐中淄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略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濵海郡邑皆有兩浙迴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

攝王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即告所部不得與吳越徵負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朝廷懼銖之剛戾難制因前沂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青州遂留之即以符彥卿代銖銖即時受代隆平集郭瓊傳云劉銖守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屯青州銖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瓊爲言去就禍福銖趨召離鎮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塞諸井以土平之彥卿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每潛戟手于吏弘肇楊邠第會李業輩同誅弘肇等銖喜謂業輩曰君等可謂僂儸兒矣尋以銖知開封府事周太祖親族及王峻家並爲銖所害周太祖入京城執之下獄銖謂

妻曰我則死矣君應與人爲婢耳妻曰明公所爲如是雅合爲之周太祖遣人讓銖曰昔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寗無故人之情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妻子還顧念否銖但稱死罪遂啟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其妻周太祖踐阼詔賜銖妻陝州莊宅各一區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五代史闕文漢隱帝朝銖爲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之銖對曰某爲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之臣謹按周室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

史臣曰臣觀漢之亡也豈繫于天命哉蓋委用不得其人聽斷不符于理故也且如弘肇之濫刑楊邠之粃政

李業晉卿之設計文進允明之狂且雖使成王爲君周
公作相亦不能保宗社之安延歲月之命况隱帝逢吉
之徒其能免乎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
亂邦也當乾祐之末也何斯言之驗歟惟劉銖之忍酷
又安能逭於一死乎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攷證

漢列傳四史宏肇傳有燕人何福殷者　案歐陽史作何福進疑譌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宏肇入朝　十一月歐陽史漢臣傳作十月吳縝纂誤云漢隱帝紀周太祖紀俱作十一月傳誤也

楊邠傳用爲左都押衙　左都歐陽史作右都

李業附傳業昆仲凡六人　案昭聖太后弟六人洪信洪義宋史有傳歐陽史作昆弟七人

閻晉卿傳賊平爲內客省使　案宋史李韜傳載晉卿

討賊時已爲客省使是書作賊平之後始授此職與
宋史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父舜卿本州錄事參軍崧幼而聰敏十餘歲爲文家人奇之弱冠本府署爲參軍其父嘗謂宗人李鏻曰大醜生處形奇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賴吾兄誨激之大醜即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兼領鎮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李蕘掌書崧見其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于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

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曰公試代爲之呂得崧所作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繇是擢爲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王師伐蜀繼岌爲都統以崧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韜爲宦官誣搆繼岌遂殺崇韜父子外尚未知崧白繼岌曰王何爲作危事至于不容崇韜至洛誅之未晚今懸軍五千里無咫尺書詔便殺重臣非謀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崧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取黃紙矯寫詔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翌日告諸軍軍情稍定及自蜀還（案歐陽史師還繼岌死于道崧至京師）明宗革命任圜以宰相判三司用崧爲鹽鐵推官賜緋丁內艱歸

鄉里服闋鎭帥范延光奏署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拜拾遺直樞密院遷補闕起居郎尙書郎充職如故長興末改翰林學士清泰初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先是長興三年冬契丹入雲中朝廷欲命重將鎭太原時晉祖爲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晉高祖方權兵柄難以議之一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爲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日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爲帥以某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之衆乃從其議翌日晉祖既受太

原之命使心腹達意于崧崧云累浮圖須與合卻尖蓋感之深也及清泰末晉祖入洛崧與呂琦俱竄匿于伊闕民家旬日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判戶部踰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廢樞密院事歸中書加尚書右僕射從幸鄴丁外艱恩制起復崧上章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事晉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爲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未幾代維翰爲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玉信契丹之詐經畧瀛鄚中渡之敗落其姦謀契丹入京師趙延壽張礪素稱崧之才契丹主

善遇之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院使契丹嘗謂左右曰我破南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從契丹北行留于鎭州高祖平汴洛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爲逢吉所有其年秋鎭州逐滿達勒舊作麻荅今改正崧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崧對朝之權右謙挹承顏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不說崧二弟嶼嶬酣酒無識與楊邠蘇逢吉子弟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宋史陶穀傳李崧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崧懼移疾不出崧族子昉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邇來朝廷于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于稠人中厚誣叔父崧歎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爲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于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

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
叔耳穀日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

有部曲葛延遇者逋李嶼船傭嶼撻之督其所負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葛延遇夜寄宿于澄家以嶼見督情告案歐陽史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禁京師又以臘丸書通守貞遂一夕通謀告變逢吉覽狀示史引肇其日逢吉遣使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爲托逢吉遣吏送于侍衛獄既行案歐陽史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及爲吏所鞫乃自誣伏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于市人士冤之東都事略王溥傳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彈書結契丹有記其詞者否溥日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耳世宗遂優贈崧官

崧與徐台符同學相善乾祐三年秋台符夢崧謂曰予之冤橫得請於帝矣及蘇史之誅並梟首于市當崧所誅之地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漢末崧被誅至宋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資善大夫

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而悅鰥居旁無侍者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漱醪終日佗人供膳皆不稱旨俟逢吉庖炙方肯下筯悅初仕蜀官升朝列逢吉初學為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為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

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犺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神精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爲賓佐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右不敢輒通逢吉置于懷袖俟其悅色則諮之多見其可高祖建號于太原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爲巳任參決處置並出胸臆雖有當有否而事無留滯會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言及霸府二相官秩未崇逢吉旋加吏部尙書未幾轉

左僕射監修國史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數乘醉抵辱周
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弘肇等卧內同受顧命李
濤與逢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甚有
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爲方鎭帝怒罷濤相勒歸
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先是高祖踐阼之後逢
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
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
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逢吉
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進之士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
露風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爲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

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于除拜至于諸司補吏與門胄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于物之所致也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道李崧爲契丹所俘並于眞定乃以崧第賜逢吉道第賜禹珪崧于西洛有別業亦爲逢吉所有及眞定逐契丹崧道歸朝崧弟嶼以逢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崧以西京宅劵獻于逢吉不悅會崧有僕夫欲誣告謀反逢吉誘致其狀卽告史弘肇令逮捕其家逢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卽令監至侍衞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其李嶼欵招云與兄崧弟嶬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

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謀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逢吉仍以筆添注二十人字爲五十封下有司盡誅崧家時人冤之歸咎于逢吉逢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盜賊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隣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曰爲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爲是僅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公膳鄙而不食

私庖供饌極盡甘珍嘗于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逢吉相款洽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縞素失禮違度一至如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死未周其子並授官秩有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便見諸子逢吉怒且懼他日凌弱其子息乃密白高祖誣以他事杖殺之乾祐二年秋加守司空周太祖之將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帶樞密所冀諸軍稟畏竟從弘肇之議弘肇怒逢吉之異已逢吉曰此國家

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居無何王章張飲會逢吉與史弘肇有譏言大為引肇所詬逢吉不校幾至毆擊逢吉馳馬而歸自是將相失歡逢吉欲希外任以紓弘肇之怒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領一方鎮秪消得史公一處分則為齏粉矣李業輩惡弘肇楊邠等逢吉知之每見業等即微以言激怒之及弘肇等被害逢吉不預其謀聞變驚駭即受宣徽權知樞密院事尋令草制正授制入聞鄴兵至澶州乃止事急逢吉謂人曰蕭墻之變太覺匆遽主若有一言見問必不至是矣數夕宿于金祥殿

之東謂天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暝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于劉子坡是夕逢吉宿于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于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當李崧寃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子莊宅各一區永樂大典二千三百九十二

五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丘廷敏為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悚而退

李鏻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爲給事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聟爲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今後不得援以爲例湯乃奉詔其諒直如此鏻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遊河朔稱淸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鏻即脫緣被緋入常山謁要人李弘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案歐陽史云鏻爲人利口敢言趙王鎔辟爲從事鎔卒復爲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鏻聘于唐莊宗鏻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以鏻爲霸府支使嘗從容請于莊宗曰

鏻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于常山稟悖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俄兼工部侍郎常山有唐敵運陵鏻受富民李守恭賂署爲陵臺令守恭暴橫爲長吏所訴按之以聞鏻左授司農少卿削金紫未幾出爲河中府副使明宗即位歷兵部戸部侍郎工部戸部尚書長興中以與明宗有舊常貯入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敦敘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見今上于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何讓衆人久寘僕于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

其壻有項鏻因淮南細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

僞吳欲歸國久矣若朝廷先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

重誨然之以玉帶與細人令往淮南爲信久而不反由

是出鏻爲兗州行軍司馬得代歸闕復爲戶部尚書尋

轉兵部尚書有項兼判太常卿事嘗權典選部銓綜失

序物論非之晉天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太

保高祖至闕授受司徒數月而卒年八十八詔贈太傅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學爲儒仕鄉里爲假掾劉

守光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從之鄉

人周知裕仕梁爲裨將敏往依焉知裕屢薦不調敏丐
遊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爲霸府記
室乃客于河中歲歸太原館于馮道之家監軍使張承
業即署敏爲巡官與監軍奏記莊宗平河洛徵爲司門
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爲興唐少尹踰年丁母喪退居
鄴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强起令署事又爲亂
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鎭浮陽敏復居喪制服闋
除戶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咸式年七
十咸式之父年九十餘供養二尊朝夕無懈咸式以敏
貴得秘書監致仕敏爲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耆舊

留宴盡歡馮贇爲北京留守奏敏爲副贇入掌樞機敏爲吏部侍郎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決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安砦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于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用敏又謂末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默默苟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諳趙德鈞之爲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砦嬰壕塹篤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

況名位震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救寨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鶻前馬僅有五千匹請于其間選擇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得與郎萬金二人（通鑑郎萬金爲陳州刺史胡三省云萬金當時勇將也）由介休路出山夜冒敵騎循山入大砦千騎之內得其半濟則砦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團柏谷中有鐵障亦可衝踏況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猛壯用之晚矣人亦以爲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晉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戶部遷尚書左丞丁父憂服闋復本官遷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越先是朝臣

將命必拜起于浙帥敏至抗揖而已識者多之使還改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疽發于背聞高祖晏駕乃扶病于私第縞素而臨後旬日卒于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右僕射永樂大典卷五百三十二

劉鼎字公度徐州蕭縣人祖泰蕭縣令父崇梁太祖微時常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歴殿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爲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爲豢龍劉家鼎起家爲大理評事歴尚書博士殿中侍御史起居郎清泰中自吏部員外郎出爲渾州廉判入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事乾祐初拜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鼎善交遊能談笑居家仁孝事繼母趙氏甚謹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人稱爲能子袞登進士第文彩遒儁仕周爲左拾遺直史館早卒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張允鎭州束鹿人父徵允幼學爲儒本州爲參軍張文禮之據州叛莊宗致討允隨文禮子處瑾請降于鄴不許與處瑾並繫于獄鎭冀平宥之留于鄴署本府功曹趙在禮嬰城叛署節度判官從歷滄兗二鎭書記入爲監察御史歷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弘文館直學士水部

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典六軍諸衞事時朝廷選擇參佐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充六軍判官尋罷職轉左散騎常侍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爲赦耳如是者何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見赦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彼

何疎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赦我以救災如此即是國家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爲惡之人而更變災爲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細而究之必不然矣倘或天降之災蓋欲警誡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于下聖德聞于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爲沴矣豈以濫赦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五年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改御史中丞轉兵

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契丹入京城落職守

本官案東都事畧劉溫叟傳契丹入京師溫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黜爲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黜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誅史

弘肇後京城士庶連甍恐悚允每朝退即宿于相國寺

僧舍及北軍入京師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

時年六十五子鸞仕皇朝爲太常少卿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任延皓并州人也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

圍時高祖最爲親要延皓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禮遇

晉天福初延皓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慰

薦之力也高祖鎮太原延皓多言外事出入無間高祖

左右皆憚之在文水聚斂財賄民欲陳訴延皓知之一日先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刼縣庫高祖怒遣騎軍併擒縣民十數族誅之寃枉之聲聞于行路高祖即位累官至殿中監恃寵使氣人望而畏之雖宰輔之重延皓視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日常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葬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地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延皓于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擲瓦毆罵甚衆吏人救之僅免既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沒其家（永樂大典卷九千三百五）

史臣曰李崧仕唐晉之兩朝聳伊樂之重望考其器業無忝台衡會多僻之朝被慘夷之戮人之不幸天亦難忱逢吉秉虵虺之心竊夔龍之位殺人不忌與國俱亡李崧之寃血未消逢吉之梟首斯至冥報之事安可忽諸自李鏻而下凡數君子者皆踐履朝行彰施帝載國華邦直斯焉在哉延皓之醜行宜乎不得其死矣永樂大典卷九千三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攷證

漢列傳五龍敏傳末帝親將李懿　案通鑑作前鄭州

防禦使李懿

改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遷工部侍郎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六　漢書十一

杜重威其先朔州人近世徙家于太原祖興振武牙將父堆金事唐武皇爲先鋒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校領防州刺史其妻即高祖妹也累封宋國大長公主天福初命重威典禁軍遥授舒州刺史二年張從賓構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衆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于鄴城改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尋加同平章事未幾移

鎮鄆州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通鑑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之能以爲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及鎮州安重榮稱兵向闕命重威禦之敗重榮于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尋拔其城斬重榮首傳于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所得重榮家財及常山公帑悉歸于已晉高祖知而不問至鎮復斂于民稅外加賦境內苦之通鑑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少帝嗣位與契丹絕好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畧無邀

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泰州滿城遂城契丹主古北口迴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爲契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敵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福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于州內括借錢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內凋弊十室九空重威遂無留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卽時上路朝廷以邊上重鎭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卽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鎭州軍食不繼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

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斛遂錄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匹償其粟直重威大忿曰我非反逆安得籍沒耶三年冬晉少帝詔重威與李守貞等率師經畧瀛鄚師至瀛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進與契丹接戰漢璋死焉重威即時命迴軍次武強聞契丹主南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水而營十二月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數千人渡滹沱陣于北岸爲敵所破時契丹游軍已至欒城道路隔絕人情危蹙重威密遣人詣敵帳潛布腹心契丹主大悅許以中原帝之重威庸暗深以爲信一日伏甲于內召諸將會告以降敵之意諸將愕然

以上將既變乃俛首聽命遂連署降表令中門使高勳
齎送敵帳軍士解甲舉聲慟哭是日有大霧起于降軍
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軍尋僞加守太傅
鄴都留守如故契丹南行命重威部轄晉軍以從既至
東京駐晉軍于陳橋士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出入
衢路爲市民所詬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錢帛
將相公私雷同率配重威與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
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于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
丹主笑而免之尋羣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
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

詣牙帳貢獻而迴高祖車駕至闕以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重威懼閉城據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弘遂等告急于鎮州滿達勒舊作麻荅今改正乞師救援且以弘遂爲質滿達勒遣蕃將楊衮赴之未幾鎮州諸軍逐滿達勒楊衮至洛州而迴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齎詔入城許其歸命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諸軍攻其壘不克王師傷夷者萬餘人宋史杜漢徽傳云從高行周討杜重威于鄴城屢爲流矢所中身被重創猶力戰觀者壯之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盡屑麴餅以給軍士吏民踰壘而出者甚衆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宫請降

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免許其如初重威即遣其子弘遂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即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士庶殍踣者十之六七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千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于繁臺之下咸稱其寃有逃命于鄴者備言其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畧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于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爲期璉一軍在圍中

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凴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放歸幽州將出漢境剽畧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籙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産與重威私帑分給將士車駕還宮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顧命之際謂近臣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子弘章弘璉弘璨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逆節梟音不改虺性難馴昨朕少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

期既負深恩須寘極法其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朝
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陳
尸于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屍首狼
籍斯須而盡弘璉重威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千七百三十 隆平集黨進幼爲天雄軍節
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湻謹雖長猶令與婢妾雜侍
重威敗周祖得之以爲鐵騎都虞候重威
之後寒餓進常分俸以給士大夫或媿馬
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桀黠落魄事本郡爲牙將晉高祖
鎮河陽用爲典客後移數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
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
全節討之守貞監護其軍賊平以守貞爲宣徽使少帝

即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都虞候開運元年春契丹犯澶魏少帝幸澶州契丹遣將滿達勒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于東岸守貞率師自澶州馳逐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人獲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以守貞爲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候五月以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爲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于別第光遠有孔目官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于守貞得之置于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

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閣不下或有告宋顏匿于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麤茶柴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怒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爲守貞頭懸于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爲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開運二年春契丹以全軍南下前鋒至相州湯陰縣詔守貞屯滑州少帝再幸澶州守貞爲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伐洎獲

陽城之捷遂收軍而還四月車駕還京以守貞爲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鎭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詔守貞率師巡邊至衡水獲鄭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無何代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鎭鄆州意頗觖望會宰臣李崧加侍中守貞謂樞密使直學士殷鵬曰樞密何功便加正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勲舊德爲樞密使守貞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韜馮玉輩協力排斥維翰竟罷樞務李崧勢分疎遠守貞得以凌蔑其年夏契丹寇邊以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開曲宴于內殿以寵其行教坊伶人獻語云天子不須憂北寇守貞

面上管幽州既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誇詑于外既而率兵至定州北與契丹偏師遇斬其將嘉哩舊作解里今改正而還九月加兼侍中會契丹遣瀛州刺史僞降于少帝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事先是守貞領兵再由鄴都杜重威厚加賵遺曲意承迎守貞悅之每于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重威等會兵于鄴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爲蕃將高牟翰所敗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契丹大至乃西趨鎮州至滹沲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營于滹

水之南未幾敵騎潛渡至欒城斷我糧路尋則王清戰死重威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度使從契丹至汴時京輦之下契丹充斥都人士庶若在塗炭二帥出入揚揚市人詬之略無慙色有頃河北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爲羣賊所斷契丹主甚恐乃命諸帥各歸本鎭守貞遂赴汶陽高祖入汴守貞懼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鎭河中居無何高祖晏駕杜重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畜異計乾祐元年三月先致書于權臣布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息守貞以漢室新造嗣君纔立自謂舉無遺策又有僧總倫

者以占術干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通鑑浚儀人趙修已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戸參軍累從移鎮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里未幾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送御衣于守貞守貞自謂天時人事合符于已乃潛結草賊令所在竊發遣兵據潼關宋史王繼勳傳李守貞之叛令繼勳據潼關爲郭從義所破朝廷命白文珂常思等領兵問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守貞軍初至守貞以諸軍多嘗隷于麾下自謂素得軍情坐俟叩城迎已及軍士詬譟大失所望宋史馬全義傳李守貞鎮河中召置帳下及守貞叛周主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貞貪而無謀性多忌刻全義屢爲畫策皆不能用俄而王景崇據岐下與趙思綰遣使推奉守貞乃自號

秦王思綰景崇皆受守貞署置又遣人齎蠟彈于吳蜀契丹以求應援馬令南唐書朱元傳守貞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既而城中糧盡殺人爲食召摠倫詰其休咎摠倫至曰王自有天分人不能奪然分野災變俟磨滅將盡存留一人一騎即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爲信洎攻城守貞欲發石以擄外軍礮竿子不可得無何上游汎一筏至其木悉可爲礮竿守貞以爲神助又嘗因宴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遥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引弓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焉宋史吳虔裕傳周祖討三叛以虔裕爲河中行營都監率護聖諸軍五千以往李守貞出兵五千餘

設梯橋分五路于長連城西北以禦周祖周祖令虔
裕率大軍橫擊之蒲人敗守奪其梯橋殺傷大半及
周光遜以西砦降其勢益窘人情離散官軍攻城愈急
守貞乃潛于衙署多積薪芻為自焚之計二月七日城
陷舉家蹈火而死王師入城于烟中獲其屍斷其首函
之并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于闕下隱帝御明德樓
受俘馘宣露布百寮稱賀禮畢以俘馘狥于都城守貞
首級梟于南市諸子并賊黨孫愿劉芮張延嗣劉仁裕
僧揔倫靖琮張球王延秀焦文傑安在欽等並磔于西
市餘皆斬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五代史闕
文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
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守貞舉族悉令術
聽之獨言后大富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

尙爲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獨免周祖爲世宗娶之顯德中册爲后臣以謂術士之言蓋亦有時而中人君之位安可無望而求公侯其誠之

趙思綰魏府人也唐同光末趙在禮之據魏城也思綰隸于帳下累從之在禮卒趙延壽籍其部曲盡付于其長子贊思綰即其首領也高祖定河洛趙贊自河中移京兆尹趙贊以久事契丹常慮國家終不能容乃與鳳翔侯益謀引蜀兵爲援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請覲趙贊不待報赴闕留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會高祖遣王景崇等西赴鳳翔行次京兆時思綰等數百人在焉思綰等比是趙在禮御士本不刺面景崇齊藏珍旣至京兆

欲令文面以防逋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綰厲聲先請自刺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竊言曰思綰粗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但率之同赴鳳翔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部署思綰等赴闕思綰既發行至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入佗手吾輩至則並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也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既行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温出迎于郊外離亭置酒思綰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在城欲各將家令夜便宿城東守温等然之思綰等辭去部下並無兵仗纔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佩劍即斬

之其眾持白挺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眾守捉諸門思綰刼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餘人濬池隍修樓櫓浹旬之間戰守皆備尋遣人送欵于河中李守貞遣使齎僞詔授思綰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朝廷聞之命郭從義王峻帥師伐之及攻其城王師傷者甚眾乃以長塹圍之經年糧盡遂殺人充食思綰嘗對眾取人膽以酒吞之告眾曰吞此至一千卽膽氣無敵矣（太平廣記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不面剖而膾之）二年夏食既盡思綰計無從出時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寓居城中因與判官程

議能同言于思綰曰太尉比與國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爲急計今朝廷三處用兵一城未下太尉若翻然效順率先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若坐守窮城端然待斃則何貴于智也洛陽搢紳舊聞記趙思綰主藍田副鎭有罪已發李公肅時爲環衞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而脫之來謁于李公公歸宅張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以免其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夫人問須言之思綰者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眞亂臣賊子恨位下未有朕跡不然除去之可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以來參夫人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思綰然之即令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

議能爲章表遣牙將劉成琦入朝制授思綰華州留後

檢校太保以常彥卿爲虢州刺史遣內臣齎官告國信賜之既受命遲留未發郭從義王峻等籌之曰狠子野心終不可用留之必遺後悔耳既而從義王峻等緩轡入城陳列步騎至牙署遣人召思綰曰太保登途不暇出祖對飲一杯便申低別思綰至則執之遂斬于市并族其家東都事略郭從義傳云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俾許以華州節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思綰臨刑市人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禁是日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並誅之籍思綰家財得二十餘萬貫入于官案歐陽史思綰遲留不行陰遣人入蜀郭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

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

斬于市　始思綰入城丁口僅十餘萬及開城惟餘萬人而已其餓斃之數可知矣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攷證

漢列傳五杜重威傳遣給事中陳觀等　陳觀歐陽史避私諱作陳同

趙思綰傳卽令讓能爲表章遣牙將劉成琦入朝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從義繫書矢上射入城中說思綰令降與是書異

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三百餘人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嘉哩舊作解里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攷證